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張鴻恩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疏五

日食疏 後漢朱浮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

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葢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請委任三公疏　朱浮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尤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来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

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授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

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
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脱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
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
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
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
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
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
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
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
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思聖藝眷
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
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
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

師言如得以褐衣名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論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

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葢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以貫

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

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税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

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挍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定宗廟昭穆疏 張純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

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

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顧下有司博採其義

為祭遵請謚疏　范升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録勲臣頌其徳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徳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徳受命光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輙盡與吏士身無竒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逺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

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理卽壽疏　何敞

臣聞聖王闢四門達四聰開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旌聽歌謡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輙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懐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

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宴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請兵疏　班超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

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鄯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主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

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乞歸疏 班超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於匈奴中尚十九年

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存令勇目見中土

上鄧太后疏　班昭

安帝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

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朝敢不披露肝胆以効萬一哉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縁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

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疏六

論竇氏疏 後漢第五倫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知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葢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

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陳事疏　李固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𢥞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

諫微行疏 楊秉

臣聞瑞繇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譏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

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畧陳其愚

言中使疏 陳忠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因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兾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

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恒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替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

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敺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繇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恒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大臣行三年喪疏　陳忠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懐抱先聖縁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愚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
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
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
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

諫內寵疏　楊震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黙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

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陳吏事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

懐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矜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㲼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繇玄靖寛柔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斯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懐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讐税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疢疾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或因罪而
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
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

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

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卑禄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

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

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

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

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

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刋

諫圖緯疏　張衡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宫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繇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

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説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歴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

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効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三

明 賀復徵 撰

疏七

宦官縱恣疏 後漢黄瓊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致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

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持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弘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聖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

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生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

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衆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恊邪羣

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宄臨冀

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徼審

别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

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

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請誅中官疏　傅爕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

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
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
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
共長虚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
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
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

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諫幸廣城校獵疏　陳蕃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於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世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相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救李膺等疏　陳蕃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

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

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

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私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
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除姦疏　陳蕃

臣聞言不直行不正則為欺天而負人危言極意則羣
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
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
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
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氣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諫黨議疏　竇武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

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冦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黄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匪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轍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 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斥案罪糾

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受如此罪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繇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罪袁紹疏 公孫瓚

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

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
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
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
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
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渤海當攻董卓而
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
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
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

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僭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

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

請王劉備疏　諸葛亮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吕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

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畏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狥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

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螘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內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績効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立可為寒心臣等輙依

舊典立備為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
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立
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
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四至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疏八

諫後主游觀聲樂疏 蜀漢 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

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遊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負襁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

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中正疏　晉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

然人才異能修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

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署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

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令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横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吴楚鬬鷄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

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而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輿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徳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賢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静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

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虚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弟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虚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

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

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觧德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歴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

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政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諫興役疏　魏高堂隆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

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丈命隨山刋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令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恤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唯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

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
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
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茍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
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
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茍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
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

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
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
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
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
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
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又將

吏奉禄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
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
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
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禄賜穀帛人主
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
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
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
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

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

論刺史不宜領兵疏 杜恕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

本而節用也方今二方未滅戎馬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横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吴為首州郡牧守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以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夫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戸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蕃未賔三邉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

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先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縁邉諸郡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兾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兾州寵秩吕昭兾州户口最多田多壟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徴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

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茍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此陛下之所當察也

極諫疏　杜恕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

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閔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今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閭政事容匃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涖位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

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毁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

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康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能否

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闒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乎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

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

校尉孔羡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

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
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
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
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
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
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
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

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論西陵宜備疏　吳陸抗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

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

息衆務信其實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論徵役疏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

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強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
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
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寖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
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
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
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
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

顛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虚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强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有非所以歴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適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幾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才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復上吳主皓疏　陸凱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宫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謡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

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寵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已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嚇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

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

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

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

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

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

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

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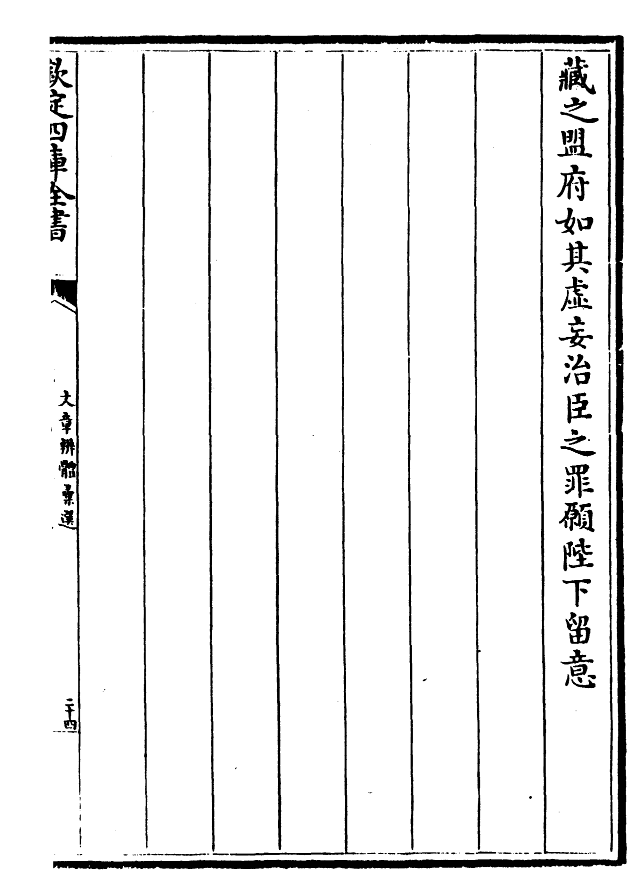
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

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

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戸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

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

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繇兹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或莅任無幾便徵名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録



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疏九

上平吴疏　晋羊祜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吴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吴復背信使邉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滅則衆役無時

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輯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

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

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巳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

論水利疏　杜預

臣輒思維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渟汚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

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
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
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
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
事遂停寢問主者令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
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
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
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

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追理鄧艾疏　段灼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西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恊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冒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輙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凜凜幾非國家之

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

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

之後艾佐參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壊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懐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寃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

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宄魂於九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

請復選舉疏 衛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

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

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繇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廷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上惠帝反正疏　嵇紹

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

于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頼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繇而兆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十五